

水 死

日本社會的良心

大江健三郎

Kenzaburo Oe

許金龍 譯

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的生涯主題：
對日本人精神底層的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
進行最強烈的反省與批判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姊妹篇
2009年10月訪台期間，決定了故事的結尾

以父親「水死」為開端，
揭開所有秘密的真相，
發掘小說家自身精神中的暗流

大戰結束前的那年夏天
父親為何在洪濤四起的河流中
駕船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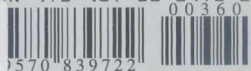
終於是時候打開

由母親保管、藏有父親秘密的「紅皮箱」了！
一心想藉著「紅皮箱」之助
寫下以父親為主題的小說作家——長江古義人
在背負著過去的年輕劇團女演員的協助下
進入自身精神源流中，既深且暗的部分……



01471966

ISBN 978-957-08-3972-2



9570839722

T\$ 360

類：文學創作/翻譯小說/諾貝爾文學獎

小說精選・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水死

2012年4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6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大江健三郎
譯	者	許金龍
發	行	人 林 載 爵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22
台北聯經書房：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 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 撥 電 話：(02) 23620308
印 刷 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林 亞 萱
特約編輯	杜 瑋 峻
內文排版	林 淑 慧
封面設計	小 山 繪
校 對	呂 佳 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3972-2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SUISHI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2009 by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照片版權出處 Jeannie © 2009-2012 ~jeanniebluestock

水 死



大江健三郎 著

許金龍 譯

目次

第二部 「水死小說」

序 章 笑話 006

第一章 「穴居人」到來 019

第二章 戲劇版《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的彩排 044

第三章 「紅皮箱」 062

第四章 笑話被貫徹 078

第五章 大眩暈 101

第二部 女人們處於優勢

第六章 「扔死狗」戲劇 132

第七章 餘波蕩漾 157

第八章 大黃 179

第九章 「晚年的工作」 200

第十章 更正記憶或夢境 218

第十一章 父親想要從《金枝》中讀出什麼？ 234

第三部 用這種碎片支撐了我的崩潰

第十二章 古義的傳記和附體 256

第十三章 「馬克白問題」 276

第十四章 所有手續均被戲劇化 295

第十五章 殉死 311

譯後記 「殺王」：與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的對決 336

——試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時代精神

一股海底湧起的潮流，
在悄聲細語中撿起了他的屍骨。在隨波浮沉之際，
他經歷了老年和青春的階段
進入漩渦。

A current under the sea
Picked his bones in whispers. As he rose and fell
He passed the stages of his age and youth
Entering the whirlpool.

——T. S. 艾略特¹，深瀨基寬²譯

¹ 湯瑪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出生於美國的英國詩人、批評家，榮獲一九四八年諾貝爾文學獎，著有長詩《荒原》、組詩《四個三重奏》等。

² 深瀨基寬 (1895-1966)，日本的英國文學專家、翻譯家、隨筆家，著有《艾略特的藝術論》等，譯有《奧登詩集》、《艾略特》等。

第一部 「水死小説」

序章 笑話

1

鄉下的老戶人家裡，即便沒有特別顯赫的來歷，也會有與其相應的傳說代代流傳。縱然那些屢被視為奇特，甚或滑稽的故事在外面不致遭受奚落，卻也會被當作一種頗具人氣的「笑話」，而被人們記憶下來……

我考上大學那年，在為早已亡故的父親所做的大概最後一場法事時，發生了一件事。當時，親戚難得地擠滿了我家宅院，有一位伯父——他的長女嫁給了從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官僚——便問道：你也考進了同一所大學，可喜可賀，不過，你念的是什麼科系呢？我回答說是文學。他便露出失望的神色，表示：「那麼，就別指望找到正經的工作了……」

然而，平日裡穩重老實的母親那時卻回以這樣的話，使得只希望將來成為法國文學研究者的我為之忐忑不安。

「假如找不到工作的話，那就當小說家吧！」

在一片寂靜中，母親隨後說出的話卻引發大笑，化解了先前的緊張：

「說到小說材料，都塞滿在『紅皮箱』中。」

這「紅皮箱」正是我家奇特且滑稽的傳說。家母這番話，引起了近親們大笑，於是就在我心裡扎下了根。當我三年後確實失去前進道路上的目標時，便嘗試寫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刊登在《東京大學新聞》¹上，於是得以作為小說家而生活下去。也就是說，這一切是在母親「笑話」的引導下發生的。在這個故事裡，「笑話」這個詞語雖然再度以不可一笑置之的方式出現，我卻希望只將其視為陳年往事。

2

這幾年，每當新年伊始，妹妹亞紗都會與內人千樞互賀新年，只給我留下幾句口信，現在卻指名讓我接聽電話：

「媽媽去世已經十年了，今年是遺言中……由於這是媽媽讓我記錄下來的口述內容，也不知道這筆記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說好要把『紅皮箱』交給你的年頭。假如等到媽媽的忌日十二月五日那天，就會臨近年底而忙碌起來……夏天要去北輕井澤吧？不如今年不要去那裡而到四國的森林來，怎麼樣？來取那只『紅皮箱』。你沒忘記這件事吧？最近，報紙每月一次的專欄什麼的，好像很長時間完全沒見到你的小說了……」

「對啊。使用『紅皮箱』裡的材料，也許可以把『水死²小說』接著寫下去。由於這個緣故，不知是母親還是妳，定下了死後十年這麼個延期交付的期限。」

「那可是媽媽的意思呀！雖然那時她眼睛不太看得見了，懶得寫東西，可是頭腦卻很清楚。她估計自己死後，哥哥連十年也活不到。畢竟我們家有男人短命的家族遺傳……」

「我剛才說年底會比較忙碌，就像我與千樛嫂子的聯絡哥哥的舊作所說的那樣，是因為我要資助一些年輕人從事戲劇演出。和這有關，該說是商量呢？還是請求呢？我想與哥哥深談『森林之家』的事。不知道哥哥是否可以一面調查『紅皮箱』裡的東西，同時在『森林之家』住上一段時間呢？也是因為得到千樛嫂子的同意，讓劇團那些年輕人使用過的緣故，屋子目前通風良好，之後他們也會把屋子收拾得很乾淨。」

「紅皮箱」，還有「水死小說」。接到電話那天，我雖說已是老年人了，卻依然存留著的小說家那種昂然所攫取！陽光高照期間，我便回到工作室兼臥室，拉上窗簾，躺臥在床鋪上。由於我早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寫小說，便有人奚落說，連像樣的社會現實體驗都沒有，這個小說家恐怕很快就要走投無路，或者圖謀像最近的年輕作家那樣來個奇異的大轉變吧。儘管如此，我並沒有退縮不前。如果時機成熟，我就去寫「水死小說」。我為此反覆磨練，藉主人翁「我」這第一人稱開始寫那個故事，任憑水底的水流帶著我浮起、沉下，最終，說完了故事的小說家，被猛然捲入漩渦之中……

其實，我從尚未通讀一冊算是小說的小說時起，就曾經夢見自己的「水死小說」中的場景。反覆出現的夢境源頭，是十歲時我的少年體驗。然後，我二十歲時，從某位英國詩人的詩作中（還附法文版）剛認識「水死」這個詞彙，雖然連短篇小說都不曾試寫，那部「水死小說」卻已形同確定。

然而，實際上我從不曾開始寫作那部小說。坦率地說，那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為此進行磨練。而且，即便當時我感覺到作為年輕小說家的自己不知能否存續下去的危機感，卻在根本之處抱持樂觀態度，相信自己遲早是要寫那部「水死小說」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還是在不太晚的時候著手較好，可我又以「還不到時候」為由制止了這一切。倘若能夠輕易遁入「水死小說」，那麼寫作這部對於當下的自己來說，很有必要的小說時所感受到的困難，以及竭力超越這一切的苦楚，又有什麼意義呢？

3

唯有一次，我曾開始寫「水死小說」，那還是我三十剛出頭的時候。當時我寫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³，認為自己的磨練取得了相應的成功，便想到用「水死小說」試著檢驗這次磨練的效果。我將小說開頭那一章，以及與此同步的一些文字素描，寄給住在四國森林裡、已是六十有餘的母親，並在另附的信函裡表示，希望媽媽讓我打開她在上海旅行時，買回來的那只「紅皮箱」，查閱續寫這部將家父作為主軸的小說裡所需要的資料。然而，原本最早說起「紅皮箱」中塞滿了小說素材的家母並沒有直接回覆，連小說的草稿也沒寄回來。無奈之餘，我斷了繼續寫下去的念頭，卻於翌年夏天，在憤懣的驅使下，發表了《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⁴，在這部作品裡，我將家父與孩童時代的自己、甚至連家母都予以諷刺畫般的處理。

與家母一同生活的亞紗寄來了明信片，上面寫著：「相較於哥哥在小說結尾處寫的那些媽媽的冷言冷語的臺詞，媽媽以更激烈的言辭批評了你，說是我們只能與古義（我的慣稱）斷絕關係

了。」

4

在那之前，我家裡誕生了頭蓋骨缺損的長子，實際生活中的這種困境，卻為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帶來了新的轉折。長子阿亮在同殘疾奮鬥中成長的經歷發揮了媒介作用，千慳與四國老家恢復了交往，我也自然而然地同那種平穩的家族關係聯繫在一起。不過，關於我的「水死小說」序章和卡片以及「紅皮箱」，家母卻沒有從自己口中說出分毫（她曾對我妹妹感慨地說起自己的感想，說是「古義在峽谷裡生活的少年時期，鑽進了非常危險的地方，由於是我歪扭著把他給撥弄出來的，所以他的人格也受到了扭曲！」因此，這或許是她不想重複教育上的失誤），直至九十五歲去世時為止，家母一直都是如此。留下死後十年再交給我的安排後，家母過世了！

儘管如此，我漸漸不再懷疑自己不久後將書寫「水死小說」。不過，若問起我「水死小說」是否會強行出現在我生活中的不同面向，而必須正面以對／無法逃避的話，那便是某個時期我獨自一人旅居海外期間，或是在我一直敬愛的某人死去之後，回想起來倒是確有這樣的例子，即使這樣的情況持續，卻從不曾讓我堅持開始寫作新的文學草稿。

5

不過，在母親死後十年之際，我被亞紗告知將「紅皮箱」交回的時刻已到，於是在我來說，一直懸而未決的「水死小說」除了重新開始寫作外，已經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而且，事態發展至

此，我意識到迄今為止，我其實早就緩慢地做著這個準備了。不僅家母原本保存下來的資料，我寄送給家母的「水死小說」序章和卡片，也在亞紗準備交給我的「紅皮箱」裡。倘若說起重新開始寫作這部已為懸案的「水死小說」的伎倆，恐怕此前作為小說家的人生習慣已經積累下來了。這種想法，與我作為小說家的人生臨近終結的想法重疊在一起。

6

我為了重新開始寫作「水死小說」，而要去接收「紅皮箱」。促使我實施這個計畫的變故也出現了。我的住處位於武藏野臺地頂端的高臺，從西邊走下坡道，這裡曾是濕地地帶的區域，以運河為軸線做了鋪整，為相繼建起的大型公寓裡的居民鋪修了自行車專用道。

我也曾於七十出頭那段時期寫過一部小說⁵，在小說的開頭寫了我領著身有殘疾的兒子前往那裡去步行訓練，隨之邂逅了意想不到的人物……倘若新小說的開頭，是我再度行走在自行車專道上從而邂逅了新朋友，假如果真這麼寫下去，便有可能遭到嘲笑，被人們認為這是老作家依然如故的自我模仿。然而，對於像我這樣過著封閉生活的高齡老人來說，偶爾與外界接觸的場所自是受到了限制。

初夏的一天早晨，我把運動機能在近幾年間加速衰退（抑制癲癇發作的藥物也增加了用量）、步行訓練開始困難起來的阿亮留在家裡，獨自一人出門步行。節奏穩定的輕微腳步聲從身後傳來，後來者快速接近並超越我之後走向前方。身材小巧的女性將褪色為暗茶色的頭髮在腦後結成一個髮結，身著淺米色襯衣和相同顏色的棉質長褲。柔軟且泛著光澤的薄薄布料不見一絲皺褶，恰到好處

地吸附在尤為小巧的屁股至大腿這段部位。在肌肉結實卻不僵硬的雙腿支撐下，渾圓屁股的上翹部位柔和地擺動著。她很快就與我拉開了距離……

我緩慢行走著，先前從視野中消失了的雌性正在設有單槓和長椅的小小廣場上做體操。她平靜地向前伸出一條腿，然後沉下腰身靜止不動，接著收回這條腿並伸出另一條腿，如此轉換反覆。在她超越我往前走時，我瞥見這雌性是個圓臉，其實卻是白淨的般若⁶型側臉（我曾讀到日本美女分為多福型⁷和般若型這兩種臉型）。運河的流水聲響亮起來，是因為那裡開始出現淺灘，加上支撐著小田急線鐵橋的結構體就覆蓋在頭部上方的緣故。不過，我的眼神卻被河面上發出其他水聲的動靜所吸引，腳下則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的頭部突然撞在堵住前道路的常明燈燈柱上！從臉部右側至外眼角顯現出的紫紅色內出血痕跡，竟然留了四、五天。就在我眼睛昏花、危險地仰面而倒之際，卻被從背後確切且柔軟地抱住。我的兩腋下被有力的臂膀環抱，我的屁股則坐在紡錘形的基座上。我覺察到那基座的溫熱，那是某人的一條腿，我還覺察到自己的後背正被柔軟的胸脯支撐著。我設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將手臂扶在剛剛撞上的常明燈燈柱上喘息，卻從耳邊傳來了自己的呻吟。

「先生，請重新坐在我的膝頭上。」一如女性發音勻整、平靜的聲音跟我打招呼般，眩暈中的老人重又恢復到先前的姿態……

雖然如此，經過一段時間（相當於阿亮從中等程度的發作中恢復過來的時間）後，我從女性越發溫熱且汗濕的那條腿上立起了身體。接著，在我正要向她致謝之際，她開始問道：

「您經常遇上這樣的事嗎？」

「不，不是那樣的。」

「假如經常遇上，那可受不了啊。」她露出像是三十近半的人常見的從容表情說道，然後面泛微笑。在面部肌肉仍因疼痛而痙攣不止的同時，我根據自己已能把握的情況解釋了剛才發生的事情：

「這上面是小田急線經過的地方，因而比較昏暗，常明燈的燈杆下部……裡面好像安裝了自動轉換照明的裝置……寬出來很多吧？而那上部卻奇怪地又細又長，所以剛才沒看到……」

「加上我來到燈杆旁邊時，只顧注意水裡發出的吧唧吧唧的聲音，就一面看著那邊一面行走。現在正向對岸那邊游去的這群魚，還在發出吧唧吧唧的聲音，那是四、五條體型漂亮的雄魚在輪流追逐一條雌魚。正是鯉魚產卵的時節吧。我們鄉下老家的河裡沒有這麼大的鯉魚成群游動，因此不知不覺就看得入了迷。當猛然意識到的時候，已經是撞上燈柱前的那個瞬間了，要是年輕時，雖說這麼近，大概也是能夠躲閃過去的。」

「……您用語言這麼準確說明，這大概也是職業習慣吧。」說了這句話後，她「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我試圖讓自己瞭解出了什麼事竟至坐在了女性的膝頭上，卻還是很可笑。」我再次表示了謝意，「實際上，是因為過於疼痛而無法站起身來，失禮了，謝謝妳。」

「萬幸沒有撞上太陽穴。不過，您額頭的邊緣處好像滲出血來了。您還是早點兒回去冷敷一下才好。」

然而，當我向著平日裡作為折返點的、橫跨運河的橋梁走去時，她卻配合我的速度開始行

走。於是，我醒悟到先前她超越我之後，在小廣場確認是我，打算對我說些什麼而追趕上來，卻遇見橋下發生的古怪之事，便以幫了我為機緣，想要繼續交談下去。

「本來該先問候您的。」

「不，不，這是因為我的頭突然撞上燈杆的緣故。」我如此說道，她注視著我的表情，繼續說：

「我是穴井將夫的『穴居人』劇團的演員。聽說穴井很久以前就知道先生了。好像劇團創建開始，就通過信函向您提出過請求，希望把先生的初期作品改編成話劇，而且獲得先生您的厚意允諾。在那之後，《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戲劇版演出成功並獲獎，這對於劇團來說，真是莫大的光榮。以此為契機，我們『穴居人』劇團目前已把根據地轉移到四國的松山，要再次推進把先生作品改編為戲劇的計畫。亞紗提供了很多幫助，以致我都覺得過意不去。《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將重新演出，我也有幸參加表演，劇本裡出現的 Unai 指的就是我，我叫髻髮子。」

「如果是那樣的話，內人也曾告訴我，她從亞紗那裡聽說過此事。」

「我一直在考慮，如果可能的話，我想拜會先生。因為其他事而來到東京，藉這樣的機會，我請求亞紗幫忙。她就告訴我，倘若正式預約會面，您會覺得麻煩，更是由於您到了這種年歲，不如裝作偶然邂逅。她告訴我，雖說不是每天早晨都如此，但聽說您經常在附近的自行車專用道上步行，因此埋伏在那裡就可以了。亞紗為此還向千樞確認了時間。當然，她沒有具體打聽您哪天會在這裡步行。我這第一天，也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說到這裡，她再次嘆喟一聲笑了出來），對於先生來說一定是不幸，一頭撞上了燈杆。由於出了這件事，在我來說，真是幸運……」